



大海闪耀着，生命闪耀着。此
时，我呐喊着，决心重新开始新的生
活！它在不远处的那片碧蓝的领空下
等待着我，而我应该做的，就是张开
臂膀将它拥入怀中……

独自遗忘的



王希翀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独自遗忘的

岁月

王希翀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自遗忘的岁月/王希翀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354—3928—4

I. 独… II. 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9678 号

责任编辑:毛 娟

责任校对:陈 琦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明天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2.125 插页:1

版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50 千字

定价:24.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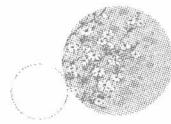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 | | |
|-----|-----------|
| 1 | 遥远的来信 |
| 3 | 蔚蓝的海 |
| 11 | 贝壳的故事 |
| 17 | 偷窥狂 |
| 25 | 寂寞的职业 |
| 37 | 过去的来信 |
| 41 | 未曾实现的愿望 |
| 52 | 成熟的代价 |
| 58 | 肮脏的交易 |
| 62 | 心灵的对白 |
| 71 | 片断和迷失 |
| 86 | 遗忘的甜美 |
| 102 | 我所感知的世界 |
| 107 | 上帝的馈赠 |
| 120 | 我一直都在注视着你 |
| 123 | 真心祝福你 |
| 131 | 底特律的水 |
| 147 | 成长的影像 |
| 152 | 记忆的汪洋 |
| 161 | 我把时间甩在了身后 |
| 170 | 拯救 |
| 180 | 回忆的来信 |
| 182 | 我在同自己耳语 |
| 187 | 大海，消失 |
| 192 | 我们都在思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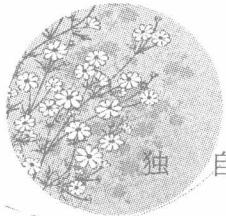
遥远的来信

亲爱的梵：

我惊讶于你的改变，人都是会改变的，只是你改变的速度和方向简直让我难以预料。我深信，你经历了太多太多，就好像你梦到了许多个不同的你，而你又分不清梦与现实一般。

一直以来，你生活的世界都是年久失修的，倒不如说你生活在一堆堆废铁中。白天那光线闪耀着希望，却又偏偏夹杂了阴影。夜间，淡淡的烛光侵吞了时间，随着废铁们一同腐蚀败坏。然而，物极必反，从中出现的你竟如此清洁，就像腐败潭水中倔强生存的一株睡莲。梵，难道你始终相信丑恶里也隐藏着美的细枝末节吗？我曾想：你可能是天空中飘落的一瓣羽毛，并没有选择生死的权利。可是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之所以你被委屈地投递在一堆堆废铁中，那是因为你被上帝赋予了拯救丑恶的任务。

近来，我一直都想象着过去，天空趁着秋日的醉意，让黄昏时常泛着红晕，在这样的迷人情景下，任何的幻想似乎都会被色彩烘托得更为鲜活。因此，你在我的幻想中就显得更为丰富，除了你的音容笑貌、你的诗意的放任以外，还有你那爽朗的神思和那值得追寻的过去。你的过去，一场一直以来你都不愿公开的梦，但它却缠绕着我的肉体乃至灵魂。这倒不是我的企图心在作祟，只是源自你的变化，也许，我只能凭借直觉裁汰一些于你来说不太符合过去的可能性。也许，我努力探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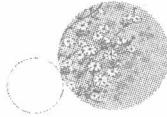
独自遗忘的岁月

答案仅仅属于一个平凡而又缺少体验的猜测，不过，蛛丝马迹都能充满新鲜感地刺激着我的亵渎。看吧，梵，我将努力化作你记忆间的一朵流云！在寂静的清晨，我会为你讲一些你曾亲身经历的故事，那些故事，是你变化的开端，也是你变化后产生的奇思妙想，那些故事，冲淡了你童真的唇齿，令你像麦穗一般熟稔，闪烁着金光。

梵，请你允许我成为一个叙述者，甚至是一个寂寞的说书人，我会带着幸运和爱悄悄地踏入你纯洁的睡梦中，就像一个侍者般小心翼翼，生怕会惊动哪怕是一只蟋蟀的思绪。那么，就请我用声音中的声音对你耳朵中的耳朵言说吧！

5月3日中午12点，我将在唤醒花园等待你，告知你想知道的一切。

你的朋友：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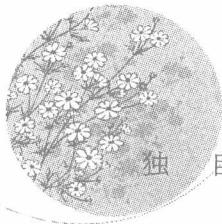
蔚蓝的海

荒谬的人知道，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在这微妙的时刻，人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之中。

——阿尔伯特·加缪《西西弗的神话》

这些年，我努力希望过去变得黯淡，但总是适得其反，我尝试运用卑微的智慧遮蔽瞻顾过去的视线，像这样愚蠢的做法只会酝酿出不为人知的灾难。我的名字叫做梵，我也许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过去，然而，当我被要求将过去同其他人分享时，我却矢口否认。因为，我害怕我的过去被任何人揶揄或者怜悯。

成长是由过去通往下一个过去的旅程。只有当我被过去唤醒时，我似乎才明白成长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比如说，我曾深沉地热爱大海，曾为那原始的生命呼唤所打动，随后，我会不自觉地花上十几个钟头从城市里的小阁楼乘车来到一个对我来说近乎是孕育我的世界里，我清晰地记得：当海鸥轻盈地划过我的眼前，然后平稳地降落在被海浪不断拍打着的礁石上时，我的思想触礁了。当眼前的浪花携着海的呼吸与恫吓互相推搡着冲击、退去，而水中的细沙和海蛰、海草一同搭乘那免费的海洋观光车时，我的心跳搁浅了。当海平面因为西沉的太阳变得消沉、阴郁，却更显深不可测的时候，我的目光凝固了。每当走到大海边，我会发现，无数细微的生命与改变都似乎有着它难以捉摸的征兆，而每当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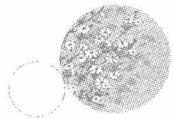
独 自 遗 忘 的 岁 月

地昏暗到海平面消失时，我总无法摆脱一种心理，那就是急于寻求一种灵魂深处的慰藉，以至于我沿着海岸独步好一阵子。大海的情节以千变万化的形态诱引着我走走停停，它始终在向我索取些什么，以至于它在呼啸中呐喊着我的姓名。

我的朋友，也许你不相信，在一个阴云密布的夜晚，凭借潮湿且略带咸涩的海风，它的声音曾被我依稀听到：“梵……你……忘却了……你彻底……忘却了……”面对它雄浑而苍劲的浊音，我被吓住，停下了脚步。我抬起头捂住了双耳，闭上眼睛，不知是在确信些什么还是要让那责备的闷响长时间地回荡在耳道里。伟大的黑洞，它永远都是生命的母床，要知道当陆地尚据襁褓时，一切生物都是大海的附庸。除了生命之外，大海还彻彻底底地占据着过去，以及所有未知！但是，面对着这个陌生老朋友的呼唤，手足无措的我只有与沉默相伴。我太渺小了，以至于我根本没有质疑与反驳的权利。我逃离，对，也许只有逃离才能让我趋于冷漠、濒于解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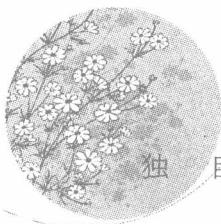
为此，我将自己锁在阁楼里足足有三日，屋里潮湿的空气不安分地上蹿下跳，有时，我的生活就是这般忍受捉弄，眼下，干净的衣服被混入了肮脏者的行列，橱柜上东倒西歪躺着、立着的茶杯、瓶瓶罐罐，恶毒地讪笑着，冲我发出矫情的寒暄。不大的房间内，涂了一层灰的桌椅上聚集着等待受理的餐具。我懒散地躺在床上，勉强撑起了一丝无力的苦笑，却没有一星半点的头绪。在我的生活中，似乎始终缺少着什么，致使我因为丢失了一个重要证件而被正常生活拒之门外。而我缺少的东西似乎正是应该人人兼备，而且贯穿生活始终的精神必需品。

行啦，别胡思乱想了，梵，你这好事之徒，忘记大海说的那些话吧！也许那只是你的错觉给你蒙上的一层阴影。忘记那么多有关肮脏、整洁、生活、遗失的阐释吧，要知道捕风捉影会令你越陷越深，最后迷失自我！我边这样想着，边像个刚刚在水中憋了气的潜水员一样，张开口努力地咽下一大口潮气，然后气呼呼地用尽全力吐了出来，好像心中的郁积就此消散了！我用胳膊努力撑起了自己早已懈怠的身体，在确信



自己的精力能够重新集结了以后，我一跃而起，并且天真地认为：我的这种精神历程极有被推崇的必要，特别是对于那些轻言败给生活的人。于是，我踏上了伴随自己几年的、具有同我身体一般气味的拖鞋，带着与E·B·怀特同样复杂的心情，我准备收拾一下那凌乱不堪、惨不忍睹的场景，可是，刚巧我右脚趿着的拖鞋却脱了胶。天啊，当琐碎的烦恼一并涌向你时，你会失去耐性，变得暴戾。空气中浮动着爱莫能助的幌子，在一切都拒绝伸出援手的情况下，我卯足了劲儿，狠狠地将右脚拖鞋踢了出去。随之，那只拖鞋瞬间穿透黑暗之蛹，伴随着一声呜咽般的清脆钝响，它坠落了。与此同时，我的左脚拖鞋表示愤怒似的，摇晃着，我最终失去平衡，摔倒在了床边。这也许就是失去理智的恶果吧，我苦笑了一阵，摸索着黑暗中的床沿，谁料，我竟然在床下摸到了一张纸片。一张纸而已，也许我不必要如此在意，也许它只是一张用过了的废纸，可是在政府部门当过文秘的我，却极为敏感，工作惯性导致我认为它是某种机密。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主要还是希望拿到些什么、好让自己忘记眼下的疼痛和烦恼。于是，攥着这个没什么值得庆幸的发现，我按着隐隐作痛的腰，踉踉跄跄地走到了桌边，打开了屋里唯一的光源。

20瓦的灯泡发出微白的光，照亮了面前不大的空间，光线微弱但足以使我看清手上攥着的东西。它是一个信封，可能是房东太太替我带上来，因为我不在屋里而把它放在床上的，随后它又被我的鲁莽送到了床底吧。我急不可待地打开信封，同时一厢情愿地想着：难道是她？那与我同享三年欢乐而最终弃我而去的……不可能，过去就过去了，何况……已经无法挽回了。那会是谁呢？我拿出了信，蓝？这个名字古怪而陌生，蓝是谁，我粗粗地浏览了一遍，这是关于什么的？我有蓝这个朋友吗？他（她）怎么会知道我的姓名，并且还扬言知晓我的过去？我的变化又是什么？我疑窦丛生，可惜没人能够替我分担这捉弄人的疑惑。我又细细地看了一遍，突然，我看到了5月3日这个迫近的日期。我的种种疑惑于是就像机警的兔子都竖起了耳朵，将重心锁定在了那即将来临的隆重的会面上！需要澄清的是，当时的我认定这不是简单的恶作



独自遗忘的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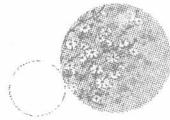
剧，我没有什么好期待的，除此以外，也没什么值得我期待……

看看悬在墙上的日历，今天是4月29日，还有不到一周时间，我该做些什么来打发掉那恼人的时间呢？当然，这封信一定会将我的生活，至少是这一周的生活搅乱，请想象一下，一个心中漫漶隐隐的焦虑，对于投奔可能到来的新生活没有丝毫兴趣的庸俗之人将会如何面对如此凌乱的室内。一个被人群讨厌也同样痛恨人群的单身汉又将如何在街头闲逛，用以取悦身心？因此，我似乎找不到一个供我停留的去处，不过，在排除了种种选项后，我竟终于锁定了“用睡眠来抵消一切烦恼”这个颇具心理学色彩的方式以换来这几天的安宁，叩访梦中的国度，对于等候发生的一切似乎是一个甜美的心理过渡。

烦恼无孔不入，老实说，这几天，我无数次地从梦中惊醒，都是些现实的无聊延伸，一次，我依稀记得梦见自己被无理取闹的杂物掩埋了起来，无力自拔。还有一次，我的惊惧清晰地泄露了我与蓝梦中会面的场景，他是一个窥视我生活隐私的鬼魅，他了解我的一切细节，以至于我的袜子上破洞的数量，以及我手淫的次数，他都一清二楚。他要挟我同他一起归降地狱的烈火，否则就将我的一切隐私公之于众！说起第二场梦，我的确不寒而栗，难道梦境真的可以变成现实，或者至少发挥某种预示的作用？

三天过去了，我几乎没有离开枕头，我开始希望那个鬼魅的出现，他会告诉我这几天里错过球赛的比分、我的朋友是否登门造访以及我消耗的卡路里。可能是意识模糊导致我在一段时间里陷入了丢失自我的状态吧！但，无论会面是切合梦境的，还是其他什么，我还是希望它快些来临，因为，我现在的生括真是糟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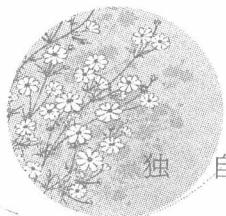
还好，睡眠帮我节省了我用于预估时间的费思劳神。一觉醒来，我原本以为自己会重焕生机而变得神清气爽，可是，事实恰巧相反，沉睡时间过长可能已经令我不习惯苏醒，就像一只冬眠的青蛙，刚刚从长眠中苏醒一样，它当然只能跌跌撞撞地闭上眼睛享受春季的和煦了。我艰难地结束了起床前的挣扎。在这三四天后我总算能够宣告：我终于同睡



眼分手了！光着脚，我来到了镜子前，难以置信，梦游了这么多天，我甚至连自己的相貌都忘得一干二净。可能由于这几天的水米不进，我的面容像烙饼一般干瘪，胡子拉碴，眼前的我真正一副单身穷光蛋的形象。值得一提的是，我的那双惺忪睡眼上布满了血丝，仿佛一只红蜘蛛趁人不备地钻入了我的眼中，随后织就了它红色的事业。那双眼睛——我甚至怀疑它们的真实性——就像贵妇人缀在胸前的红宝石，如今竟然嵌在了我家的镜子上。当然，面对眼前这副邋遢肮脏的憔悴形象，我竟像一个父亲不敢领认自己的儿子。看在上帝的分上，我真应该好好打理一下自己，我应该为今天的约会摆摆样子。

于是，我围着镜子忙开了，漱口、洗脸、剃须……我的形象渐渐归于常态。随后我来到衣橱前选了一套还算像样的行头（这套行头是我在求职、出席宴会等正式场合穿戴的，今天，拿出来的时候它孤独得早已发霉，这足以证明我生活里的公共场合早已销声匿迹。）我剔除了霉渍，让身体再次熟悉绅士的归属感。看看表，11点45分，我的上帝，我要违约了。本打算吃点东西的我，抛弃了这个念头，迅速离开了屋子。

几天不见，连街道都变得那么陌生。看到我的房东太太，她左手提了几个大袋子，右手拿着一瓶星巴克的咖啡，显然，她刚刚采购归来。房东太太是一个古灵精怪的寡妇，她的生活始终处于“无政府状态”，她是一个没有规律的人，一切生活的动机都由情感支配！今天去超级市场的想法肯定也诞生于她瞬间的冲动，她可能看到了报纸上有关抵制星巴克进入故宫的激烈言论而突然燃起了一股支持星巴克咖啡的热情。至于那些水果，也很有可能是她对于某项事业的倾力赞助。总之，她所买的甚至是拥有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她情感的燃烧或凝聚的结果。当然，我也不例外，只不过我不是她所拥有的。在此，我不禁回想起那段我租房的经历：大概是一年前吧，那天傍晚，我提着简单的行李，在街头吃力地行走。找了一天的工作都无所收获，这陌生而偌大的一个城市又没有我的容身之处，我近乎绝望地坐在了一道台阶下，不知不觉间陷入了黑暗的睡梦中。我是被一位嶙峋纤巧的太太推醒的——那时的房东太太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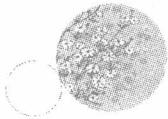


我心中扮演着救世主的形象——她，问我是否无处容身，我当然一股脑地说出了自己的窘境。房东太太的感情顿时迸发，她温柔地说——那句话，可以算作是她进入我生活的开场白——“小伙子，我有间阁楼可以出租，你如果愿意，那么，我愿意出租给你，而且从第二周开始再收你租金……”“当然，这简直太好了，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感谢的话才好，您真是我的福音啊！”……可住了不到两天，房东太太就开始收取我的房租了。从那时起，我就私底下称她为“房东太太”。

不过，我还是由衷地感谢她。随着交往的频繁，我认识到房东太太是一个被情感操控的人，她可能因为怜爱的驱使而收留我，有朝一日，也一定会因为厌恶的左右而把我驱逐到大街上。想必后者的发生是必然，好在这一年我都苟且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这全得感谢我的运气和我杂耍般的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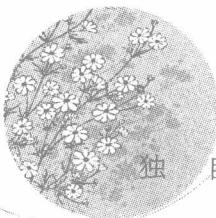
今天，看到她从我眼前急匆匆地走过，我在街对面和她打了个招呼，可是，它并没有换回房东太太的嘘寒问暖。原来，这微弱的呼唤声早已被疾驰而过的汽车鸣笛声盖了过去。因此，我无可奈何地耸耸肩，继续大步流星地朝约会地点——唤醒花园前进。

谈到唤醒花园，我就不免要说说与那里相关的一些故事了，这些原本也是我道听途说到的。那里曾坐落着一片旧住宅区，大概十年前吧，一个地产商将那一片散发怀旧气息的土地改造成了市中心并不多见的花园，并取名为唤醒花园，以此来勾起人们对于那片老住宅区市井肖像的回忆，不过，在我看来，这似乎更像在吊唁古迹，莫名其妙地替人心头添加几丝忧郁和感怀。近几年来，这座花园总是定期举办不同种类的花展。尤其是今年初春的樱花展，吸引了不少人去观看，那时，当然，我也跻身到成群结队的游客队伍中，可惜的是，欣赏并没有预期的那样尽兴，因为我刚刚失业，情绪仍处于低谷。我稍稍转悠了一下，就逃回阁楼去了。在黄昏的时候，那座花园也就将安宁腾给了附近的老人们，每当光芒初淡，赭红色的余晖带来太阳一天的最后告别时，我尤其心动，因为在我心中这逐渐褪去的光线，永远都充满太阳洒给人间最柔美瑰丽



的色彩，就像一个即将故去的亲人，他那临终前的枕前告白，一定充满了对于全部人生的真情吐露和留恋。就像黎巴嫩诗人纪伯伦通过先知艾勒·穆斯塔法所歌颂的：“爱直到分别的时刻，才知道自己的深度。”徜徉在这略带哀伤的情景中，老人们一定都有着不一样的思考。在这一丛丛花间草边，在这藤条长椅和卵石小径交叉而成的人行图案旁，老人们可能想到的事情太多太多，他们可能想到在人生低潮的时刻，自己是如何挺直腰板渡过难关的，他们可能想到童年的一次寒食节上种种有趣的事情。他们甚至还会很自然地联想起自己同初恋对象约会的情景，以及那充满戏剧性的相识。

说到约会，天哪，已经到时间了，我匆匆忙忙以至于自己似乎成为了一个缺少信仰的上班族。好在，唤醒花园已经被我的视野捕获，我兴高采烈、得意忘形。突然间，一个想法从我的头脑中弹射出来——我热衷胡思乱想，有些时候，往往突发奇想就诞生于胡思乱想之中，遇到这种时刻，我总是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付——以至于令我异常苦恼。我亲爱的蓝，你究竟是个什么模样？此刻的我多么希望自己是《雪》的主人公卡，哪怕只是得到一个孩子的夸张描述啊！我又遇到了一个尴尬的现实。诚然，我没有索尔·贝娄那般坦诚乐观，当他可能遇到与我同样恼人的不知所措时，他会恶毒地讪笑道：“我热爱现实，无论这老刁婆子是什么样子，我总是做好准备，应付她最坏的嘴脸。我是生活的真正崇拜者，假如我不能到达她面庞的高度，情愿亲吻较低的任何部位。”这也许就是典型的西方式黑色幽默吧。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该如何是好呢？如果我选择等待他来，趁此机会静静欣赏近前一株株垂柳，倒还是心有所愿的。可是，我根本不认识他，他又如何能找到我？倘若他早都打算勒索恐吓，我这样的等待似乎又在坐以待毙。于是，我选择先在园子里谨小慎微地溜达一阵，对可能暗藏的危险表露出森严的戒备心理。上次来唤醒花园，我还记得是在两个多月前，那时，这里正在举办“郁金香节”。像今天一样，那时的我也在这园里漫无目的地踱着步子，只是没有此时的焦虑罢了。当时，听人说满地的郁金香都是从荷兰进口来



的，但是它们的花籽经过了处理，只能开放一季，到第二年，郁金香就不再绽放。荷兰的鲜花商人确实知道如何保鲜自己的事业，他们稍稍转转眼珠就能让商业客户们如饥似渴地翘首以待，而且心甘情愿地掏出腰包温习着每年都会定期举行的“宗教仪式”。从这点上我们自然可以看出西方人的小聪明与高收益的巧妙嫁接了。我还能清晰地记得，当时人满为患的场景。人们似乎突然从自己坚固的蛹中钻出，兴奋地围聚在郁金香花边，他们指手画脚、拍照留念，都不愿错过这难得一遇的“昙花一现”，只可惜人声鼎沸的闹腾反而使鲜艳的郁金香有些“水土不服”，黯淡了许多。相比之下，值得庆幸的是今天的园子静谧纯净、人际寥寥，否则，我们的蓝将更不容易为我所见，我们的会面也只可能草草收场……

糟糕，我又开始胡思乱想了，我又想到了几天前的那一场可怕的梦，蓝该不会真的以鬼魅一贯登场的方式现身吧。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一幕，我只能对自己的倒霉运气表示深深的遗憾了。接着，像一个临摹罪犯画像的技师，我又预设了几幅属于他的肖像画，尽最大可能驱除一些蓝的神秘气息。总之，我好像真的有些不耐烦了。也许，他只是在树丛后躲起来默默地窥视我，见到了我的这副倒霉样，他也许就会心满意足离开了……



贝壳的故事

波尔：记忆是一种奇妙的日记。

海森堡：你翻开它，简洁的标题，工整的记述，在你的四周融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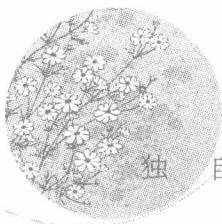
波尔：你踏上一页页的台阶，走入日日月月。

玛格瑞特：过去在你的脑中成为现在。

——迈克·弗雷恩《哥本哈根》

我正准备坐下，现在，我开始渐渐认为，我们的蓝是一个善于上演恶作剧的顽童。可是，我并不认为这样的恶作剧可以给我带来多大的快乐，相反，对于我，这个过着七零八落、邋遢不堪生活的人，这无疑起到了添油加醋的负面影响。我气急败坏地走到了一张藤条椅旁，并且自言自语道：“这家伙，我真想打烂他的鼻子。”

正当我用尽全力地坐下来时，我的屁股似乎猛地亲吻到了什么。那东西坚硬无比，随着一声尖叫，一阵钻心的疼痛触电般从神经的末端传递到头皮和脚趾。我难以忍受这突如其来的撞击，也可以说对于这亲吻我受宠若惊，刹那间，我从这藤条椅上蹦了起来。真是灾难啊，每当我气急败坏地发泄不满时，好像从来不能如愿以偿，同时，我还会遭受惩罚般地伤到自己。这毫无缘由的报复真是使我吃尽了苦头。难道是我该检点自己的不满，从今以后，当我面对逆境时，只能言听计从？不得不



独自遗忘的岁月

承认，生活时时刻刻都在强调它的威严，可是——请别告诉别人——我真是恨透了这暴君！难忍的剧痛好不容易渐渐缓和下来，感谢上帝，幸好周围没人，我相信如果这幕丑剧发生在“郁金香节”上，“哗众取宠”的我一定会颜面扫地！定了定神，努力装作刚才什么也没发生的我，回过头去，想看看那“射向阿喀琉斯脚踝的离弦之箭”！贝壳？这东西撑着圆圆的脑袋，仿佛正在恶意地取笑我。我拾起它，凑近一看，这可憎的小东西居然有着美丽简洁的白色纹路，而且，哦，一张纸条夹在当中！气愤随即消失了。我小心翼翼地拿出了它，那耐心甚至可以比得上一个技工的穿针引线。字条很小，我将它铺展在左手手心，用右手食指将褶皱抚平了些。那字体很纤细，像蚂蚁的触角。没有借助放大镜，我看到：

这美丽贝壳象征着大海，你的过去就是一只海中的贝壳，而当你转过身去，你的眼前会出现海的蓝，他就在一株矮灌木的背后。

蓝

我当真地转过身去，我身后的确有一丛灌木，它们枝条缜密，使我无法窥见……等等，灌木丛的缝隙中的确有一个黑色的身影。我还未来得及做出反应，就传来了蓝的声音：“我的朋友，不会忘记我是谁了吧？”那男性声带发出的声音略带稚嫩，却尽显爽朗。我真的无法抑制自己的心跳，我们的见面好像诞生于一个戏剧家的笔下，脚本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那蓝就好像我阳光下的身影，突然直起身子同我攀谈，又好像，我镜中的身影瞬间脱离了我的操控。我拘谨地润了润嗓子，客套地回应：“这……我确实不记得自己认识一个叫做蓝的先生，不过，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可以告诉我，或者，您可以帮我唤醒我对您的记忆？首先，您能从那灌木丛中走出来吗？也许您的相貌会让我记起您？”我本能地耸了耸肩，似乎很满意刚才的回答。“我不希望你现在就看到我，你会记得我的，只要你能记得大海。我想，你大概忘记了些什么



吧？我亲爱的梵，请允许我帮你找回你的贝壳吧！”随着树影的摇晃，蓝的声音也微微一颤。我心中不知什么时候又浮现出了梦中的鬼魅情景，为了试探一下他的来头，我提高嗓门儿说道：“蓝先生，请等等，您是如何找到我的？我是说，自从我一年前，来到了这座城市，我就没有再同过去的朋友们联系过，你是如何知道我住在这里的？”“我想，这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你的行程是早就被预设好了的，但是，梵，你知道吗？你的行程与我的行程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我们的生活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奇妙的契合，当然，请你不要害怕，我把你约到这来，并不是为了戏弄你，甚至是敲诈或者勒索你。”听到蓝这么说，我的心放下了许多，刚才全身竖立的汗毛开始享受难得的轻松，长舒一口气的我，就好像刚刚观看完一场惊险的马戏表演！你知道，如果一个人发现眼前的陌生人不是个坏人，那么他就会开始同这不速之客套起近乎，我想，这么做一方面可以进一步确认他的来头，另一方面也可以维持一个融洽的交谈氛围，不至于把原本没有敌意的冒犯者变成一个潜在的敌人！带着这种一厢情愿的感情色彩，我略带敬意地问道：“我想，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都会有与其他人相吻合的时候，不过，我亲爱的朋友，这种时候是很短暂的，有可能一段时间里我们不谋而合地在一张桌子上共进晚餐，在一个加油站里同时使用一把油枪；有可能我们同时遭受找不到工作和住房的困扰，然后又不约而同地坐在同一张椅子上抱怨开来；还有可能我们经历了相同的竞争，最后奔赴到同一个工作单位或者部门，开始同事生活。不过，我的朋友，这些吻合与相似只是凑巧而已，有时候它甚至发生在不经意间，在你心头一掠而过。蓝先生，如果你真的认识我，就请告诉我一些关于我们昔时友谊的事吧！假如，你是因为某种巧合而认为我们是有缘分的，那么，我也非常希望同你交个朋友。先生，你说，好吗？”我再一次很满意自己的解释，因为我相信我们的蓝先生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此时，空气不知不觉地弥漫了湿气，可我始终看不到蓝先生的表情，只能感受到那丛遮挡他的灌木微微的颤动，可能是蓝先生的呼吸带来了枝叶的一丝骚动吧。